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

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

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

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

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

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

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祜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

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奔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

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

安國曰旁

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

漢書紀述曰世宗

曰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云帝曰疇咨

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

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陛下

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遭遇厄運勞

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惟岳降

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惟嶽降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

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

神生甫及申

育之西都賓曰卓犖諸夏



卓躒絕異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

謂之奧目所一見謂之奧目所一見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

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謂子西曰夫

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

之弟而以封君也臣聞其王賢者其臣直是以侯不悅次及

抗舉也論語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鷙鳥累百

不如一鷄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鷄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東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空涌全涌貌也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

賞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終軍欲以長纓牽

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

王而致之關下說文弱冠慷慨前代美之士

賈誼終軍皆年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

與為比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

為軍謀祭酒與陳如得龍躍夫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

琳阮瑀等典記室



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

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廣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物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

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

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飛兎騶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兎騶裹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臣等

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

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必無可觀采臣

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

明乃則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下

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

功與田邑書曰忠臣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謂以恩

記豫讓曰以誠宜開張聖聽以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國士遇我漢書容求上書曰王法納手聖聽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業知名蜀

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

軍何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

為督憲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士此後漢所以傾積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歎息痛恨於相靈也相靈後漢二帝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

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

郭璞曰微薄也

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宜於

此皆良實志

性行淑均曉暢

眾議舉寵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陳震拜尚書又

在邦必聞先

諸葛亮家于南



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

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

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爭安國終志大

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

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漢水出嶓冢

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玉錫不毛之北復得政事君至何

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

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也謂馬遲鈍

者也毛萇詩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

傳曰攘除也

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蜀志

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載亮

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下亦宜自謀以咨

諷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也王逸楚辭注曰課試

周爰咨諷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諷論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值還雍丘植常自

憤怨也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

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

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

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

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

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

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昔二號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穆恒為王卿士勲在盟府

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今臣蒙

國重恩三世于今矣

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也孝經鉤命決曰明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

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

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

身被輕煖口厭百味

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目極

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鄭玄禮記注曰退

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日清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

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方今天下一統九

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顧西尚有違命之

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

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

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

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

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

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

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

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

喻魏之功先主也瓚漢書注曰統摠覽也毛詩序曰簡良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禮泉涌簡良

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釋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二千又然而高鳥

曰江漢之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其盛可

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

牛驪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故車右伏劍於

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

長兵未接子何勝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

之昔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

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

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

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

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



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

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

尸子曰禹與利除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

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

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補

郭璞曰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鬱結欲逞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為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

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

席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

世天即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

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

錐刀小用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

見宿留也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乘危躡險騁

舟奮驪禮記曰夏三月向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

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

醜類鄭玄毛詩箋曰醜所獲之左耳必效須臾之捷以滅



終身之愧注杜預左六傳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

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關傳武神與荆文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此徒囿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囿養獸閑

牢開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血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

戰於石亭敗績輟食弃餐奮袂攘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

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臣昔從先武皇

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

岸九更迅

故曰玄色黑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

變化而取勝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

而制行兵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

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

國家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

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臣聞明主使

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

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

晉發兵遮秦兵於般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

秦三將穆公復



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絕纓盜馬之臣救鬱趙以濟其難楚莊王所亡盡復于魯絕纓盜馬之臣救鬱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獲也群臣纓皆絕盡惟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闢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趙為同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

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

城曰王彰薨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

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壘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

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壘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

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

能戰國策楚客仰而長鳴今僕知伯樂知已也今僕

屈厄久君獨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

使僕為君長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

齊王曰韓子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

也韓子曰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

於後犬兔俱罷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

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

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楚

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



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夫臨博而企竦聞

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

功竦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

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

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

若雖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未

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

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

還與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

謂則相衰此之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揚

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淮南子曰人

明也日月之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

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

求通親親表

曹子建

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

日月無私照此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

之謂三無私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文論語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

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乎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

言化九族而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

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

來雍雍又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

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傳曰周之宗

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誠骨

肉之恩奕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

雅曰奕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未有義而後

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親者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

此文王小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

心翼翼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鼇迭為三番江

猶九族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

番休四五



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曰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至

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上力日新

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

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

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謝承後漢書曰相礮鄙營氣

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

誰為行路人

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

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

一切權時也

至於注心皇

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

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

旨曰攀台然天是為之謂之何哉

毛詩國退省諸王常有

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

沛然作

雲沛然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之篤義論語子曰兄

弟怡怡如也

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

曰豈

無膏齊美於貴宗等慮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東觀漢

記黃香

上疏曰以錐刀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

遊冠者王侯所

服傳子曰侍

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

曰九二千石以上

銀印青綬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

安

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



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邛曰張出從華蓋入

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承答聖

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

也賓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明友故舊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

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索飲思者不可為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

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

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

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

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

霜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

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

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

然南遊於越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

范蠡師事曰否隔也尚書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



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各風有弃子之歎毛詩栢舟

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伊尹恥其君不

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子孟子曰

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

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尚書曰百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悽寔懷鶴

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

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

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

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

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

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而

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也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

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常以智

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中謝裴

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

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



臣不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誠

枉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

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

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

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

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

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

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

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雖側席求賢不遺幽

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章昭然臣等不能推有德

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傳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

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

以漁釣奸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

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將爲朝累

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

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臣所見雖

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

少有高行爲僕射年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



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皆服事

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皆服事

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塞厚望日月喻

君已見上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

聞患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曰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

奪而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



我毛養也日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

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既

無叔伯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晚有兒息書

日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

五尺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仲尼之門

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

也前驅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

也前驅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

谷求上書王鳳曰齊客墮首三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

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公門以報恩孟嘗君問其故

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

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

明孟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子孔

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

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

優渥毛詩曰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考恐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魏賦曰匪母孫一人更相為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

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葛藟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

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

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臣生

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

子有嬖妾無子或子疾命顆曰吾死嫁之及困曰以殉顆嫁

之日疾病則亂或草以充社曰社曰社而顛故獲之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謹拜表以聞丞相程青曰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秦世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 今月九日

魏郡太守遺張含齊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

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

國破謀臣亡說韓信曰敵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立園耿介之秀尚



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交王肅  
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  
不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擢自群萃

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

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

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服

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齒列也周禮曰師

氏以三德教國子凡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師

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遭國

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夕謝周易曰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在階誣臣與眾人

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洽趙王倫篡位幽執

罔圖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

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

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

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

崎一作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同黨岐嶇艱片言隻字不

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

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

生尚不足宏左傳子產曰諺去蕞尔之國杜預曰蕞小貌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  
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  
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

大之釁日經聖聽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  
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

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迴霜收電使不隕

越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如雷復得扶

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金拖紫退就散

輩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感恩惟咎五情震

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紆青拖紫徒我功中謝也毛詩

不取不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不悟日月之明

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采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則塵洗天波

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文紀

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

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忍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



公車上書天子引敬見拜為冀州刺史敬起士命復奉使  
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  
組朱軒並二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舍去所宜忝

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非臣毀宗夷族所能

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

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

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求通親表臣不勝屏營

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甲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

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

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

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礪頓首

死罪上書臣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烝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邾文公曰天生

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夾曰天有顧盼之義

授圖子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知天地不可

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朱紹上疏曰洛邑

申天不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



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

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公謀曰

仲瞻遐風重輝冠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

臣現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

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

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世祖武帝遂造區夏

顯考文王廟號書曰惟正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宣

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武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

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

元日位改永嘉之際氣厲彌昏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

齋王隱晉書懷紀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

國家之危有若綴旒曰旒旗旒也若旒旒猶綴也何休

持東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

西爾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

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鄭玄尚書緯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親

注曰甄表也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大傅球磨玉質

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

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四海想中興之美

群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不圖天

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富辰曰人未忘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

禍王又興之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

長安敢肆犬羊陵虐天邑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羈群尚

書曰肆予敢求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

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

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於神器流

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曰黃他求沒將投散虜庭神器流

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神器天子重寶

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

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羊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

願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

已死吾將安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真司也王隱晉書曰

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承問震

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涉鼎司

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且悲且惋五情無

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謝承後漢書胡毋班書曰董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

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

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

曰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

謂楚子曰周德衰天命未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

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

殷憂啓聖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

見下注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相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自莒先入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公子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

禍而相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社稷靡安必將

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

有以扶其危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

更民曰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元帝也

黔首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應命

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觀

君子所思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漢記

群臣上奏世祖曰符中興之兆圖議垂典自京畿墮喪九

瑞之應昭然著聞矣

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

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天下颯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

喪其樂雖有夏之溝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

生之心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右羿自鉅遷于窮石因

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右羿自鉅遷于窮石因

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

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

江左奄有舊吳元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東興

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

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

序是謂大順肥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

也是謂大順肥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



踵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踵知百揆時序於上四

門穆穆於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於上四

為美談左氏傳伍負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緒

以為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

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

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

惟有陛下王隱曰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

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君精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

何暇有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

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

無異親民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孟子曰齊宣王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

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天地之際

馬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

既交華裔之情允洽禪書曰天子之際已交上下之情

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

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割外西都賓曰處

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

西都賓曰處



乎同列者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

蓋以百數書曰五百里要服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

五百里荒服也王郊下羽獵賦曰杖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復之

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

下存舜禹至公之情彼臬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

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

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

讒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之望詩曰乃

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神

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

甚臣現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

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綠臣之

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

之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

之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

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無

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



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未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  
無所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齊侯逡巡  
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  
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呂卻之謀欲立子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

余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詐晉平晉侯使卻乞告  
瑕呂飴甥且召之曰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可對  
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申其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

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  
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  
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  
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  
道不及嚮時之士也

秦之路臣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  
使呂相絕秦曰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  
敢盡布之執事

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現謹遣兼左長  
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

年現使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臣  
詣江南

彈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  
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  
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現臣殫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字景通沒胡中



文選卷第三十七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栢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傳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張士然

孫盛晉陽春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

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

命漢書酈生日昔湯伐桀封其後於祀呂春秋征伐則晉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則晉

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

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

夫一國為一人與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與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

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昔漢高

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

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

秦始皇守家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與他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



羽東城漢王為將以位嘗伴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

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

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殘戮之口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

封羽為魯公乃以魯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

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

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崑崙析支集搜西戎即叙洛陽故京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

與相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雖三五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

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

石典牧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鳴

鵲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鵲鵲鵲鵲既故天稱罔極之恩

聖有綢繆之惠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繡戶追惟吳偽武

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

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

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求昌方圓四寸上紐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栢王

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招百越之



士奮鷹揚之勢

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西

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

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

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

園陵殘於新采

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

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二君堅策也

故舉勞

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與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云

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

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賴與掃除坐龍求以為

常

護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穎川人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

納亮言封求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

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

子以就有道孔安國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

垂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

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遂階



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已見上求頻繁省闈出總六軍

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

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

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

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

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

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生臨之

以至公行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

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弟

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

私已見上求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

后黨進婚族危何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

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閭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婭臣歷觀庶姓在

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

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

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

郵都側目而視也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

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

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圍之內矣此皆

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

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

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外摠兵權

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

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

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子執夫富貴寵榮臣所

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

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貴哉仰覽殷鑒量已

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恹恹屢陳

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

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

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

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

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彦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彦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稚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相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相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道喪時昏則

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情貞

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

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慢我吾

羞見之因自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

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

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

競

魏書文帝曰樹伏惟大晉應符御世

應符已見上文

聖王御世河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龍負卷舒圖

見吳都賦注 鬼且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鬼且施于中

林鄭玄曰鬼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斯有識之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

雅之人不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暉字康

肯為此 帝崩乃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恩宣大化

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訪諸故

老搜楊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音於亡齊之境

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奔武

免龍圍而用寒浞寒浞出明氏之篋子弟也虞



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弄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

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盡邑也三十一里

蠋之故已而使燕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將封

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盡邑王蠋

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退而

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其為君將是助

禁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守名死

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履而死

貞固 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道矣楚辭曰澠其泥而揚 于時皇極道消之會群黎蹈

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 揚 于時皇極道消之會群黎蹈

顛沛之艱 謝道消平原內表見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

之望 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凶命屢招奸威相逼

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

父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曰立幾不免虎口哉朝 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降世侯道志絮如玉論語子曰不 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

免龍翼勝一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

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 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

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豈宜

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

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

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

不強致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漢書曰園公綺

避而入商洛深山 管寧 遼東 已見謝朓 郡內登望詩博物

志廉翻 燕人謂已曰 余 燕 竹君之子 遼海 吾 棺 慚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羨談 蜀西土夫旌德禮

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

豕當路 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

豕當路 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



滋移義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  
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帛足以鎮靜頽風軌  
訓囂俗魏文帝曰道薄於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辨九服當年風頽於百代矣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相玄借

###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詔曰滄流之水無

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

寔所敢喻昔相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

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

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奮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

安醜毒不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

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佇一戮於微命申三

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既患之以首領復引之

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之靈于時皇輿否隔天

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唯力是視已是以僂俛從事



自同全人毛詩曰何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春秋曰任天

無虧關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惟新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

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君榮次尚書曰予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

上庾元規讓違謝闕庭乃心愧慙謹拜表以聞臣某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

###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於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

之將屆獲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

其界本西得梁州之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溯洄從以

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素伐木通徑

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

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鍾虛空列觀宇之

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廛里蕭條雞

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感舊永懷痛心在

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

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

軍懷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

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既開翦荆棘繕脩毀

伐羗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成洛陽



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西京賦曰少毀垣而延蛇職司既備蕃衛如舊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尹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

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

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

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密勿軍國

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朱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

于百揆毛詩曰匪大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猷是經惟邇言是聽

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又居東城毛詩曰左撫寧之勳

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

撓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衷

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祭哀既

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臣伏思尋自



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

既殷內難亦存

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

闕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難時也世故靡有寧歲周

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

日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護清慮惟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事隔於皇朝功隱

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

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計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

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曰微夫人力

濟已見曹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

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

大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

士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語論

日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

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遣

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喜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毋立倫表曰禹尚之朝不畜庸才東觀

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

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

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帝情等

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頤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

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王

疾大漸惟幾毛詩曰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愚夫

一至偏識量已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

庚元規表曰仰覽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

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遂荷顧託道揚末命又曰

王几道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

弃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

已見愁康幽憤詩職汝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日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

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

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社稷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



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

猶在並滅左氏傳晉穆羸曰今君雖終言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鬱林猖獗顛躓也孫盛晉陽

之曰致意尊公家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將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國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徼

祭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于祿

書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上

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

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臣知不愜物誰

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

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

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

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

至於功均一匡大夫

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左傳光宅

近甸奄有全邦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栢子狄曰千室

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



淮南王上書曰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

亦願曲留降賊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求昌之丹慊

獲申鉅平羊祜永昌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

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

吾進退豈不綽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

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

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

為天子以為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

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願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棗子琰詩曰

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

日遺子黃金滿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雕蟲

上書曰臣朔學書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屨齊楚徒知貧賤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屨齊楚徒知貧賤

史記曰虞卿躡屨擔簞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也韓



往而不得吾貧賤乎安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

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

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

持斧作牧以意茲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

祐父恆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

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

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

茲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群盜

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

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也之貴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

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子

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子

盜節謂孔子曰人上如其誠說亦以過年亂離斯瘼欲以

壽百歲中壽八十人上如其誠說亦以過年亂離斯瘼欲以

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閉門荒郊再離寒暑閉門已

毛詩曰載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沃壤輸黍稷之餘稅

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沃壤輸黍稷之餘稅

朝夕已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

見江賦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

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

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

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琴漢書曰揚雄素貧祿微賜

啖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金而歡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折芟燔枯此焉自足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鈞魚大澤折芟而坐以陛下

蒲薦肉飶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

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曰司馬談曰

今天子接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

千歲之統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

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







發顧無足算

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

射典選舉先貴行狀曰玠雅亮公正

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世說東彦伯曰江山勢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然清亂 鴻都不網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

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 金章有盈晉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 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

足狗尾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 論語子

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淮南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

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鐙附蟬為文 求之

公私授受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

河內 漢書蕭何 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

大守上謂 蕭何 蕭何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

留蕭何鎮 蕭何 蕭何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

帷幄或門人加親 漢書高祖 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制曰 或與時抑揚或

隱若敵國 不 免胄禮義定創通 曰 叔孫奉常與時抑揚或

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 意 漢常獨繕檠弓戟

若一敵國矣 或 策定禁 中 或功成野戰 東 觀漢記曰

封漢廣平侯 或 策定禁 中 或功成野戰 東 觀漢記曰

統車騎將軍 或 策定禁 中 或功成野戰 東 觀漢記曰

曰曹參雖有 或 策定禁 中 或功成野戰 東 觀漢記曰



列侯食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國尚書事

九江朱文剛窮極飾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道賜祭爵闕內侯

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馮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

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

爵既義異時庸實然乘儒者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膺雖小人

貧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際酒布

衣諸生耳仲舒仕不遇賦曰若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不反身於涼業莫隨世而轉輪若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

安步以仕易農

為吏部郎徙吏部尚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

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數禱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

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所富者義所乏者

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氏譜曰少連大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

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末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冢居人

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

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之十旬遠至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大

字上書訟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適吏持之急不得



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方之

三日建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

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

崩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儻平生之言

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

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尋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

假不容詣言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

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

伏惟陛下道隱梳績信充符璽老子曰夫象無形道隱無

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鏡而前梳所以蔽

明也黈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繞古冕字統古纁字音義並

同莊子曰聖人治天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吳蓋謂夫

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象傳馳不測之淵雖責育之勇

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郊西向讓天手著三南向讓者再夫

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西矣又曰白駒空

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補元手薦蕭元秀表毛詩曰振

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墨歷

身侍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物色關下委裘何上仙



博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  
 色而通之果得老子嬰子曰始天下若委裘用賢安裘之  
 賢也神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安裘謂  
 漢孝文帝帝駕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  
 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五聲倦響九工是詢謂子曰昔者  
 序曰齊景公以兼采為味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謂子曰昔者  
 以五聲聽治九工已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謂子曰昔者  
 見至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謂子曰昔者  
 於廟堂霍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  
 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  
 人之言輿輿卑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  
 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  
 倖路絕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  
 當格以清談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謝靈運宋  
 日租約清談平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大冲詠史詩  
 裁老而不倦

英俊沈沈下僚竊見秘書丞孫邪臣王懷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懷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子也左僕射主簿字思晦梁書曰儉子懷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祥弟覽覽生導道生洽洽梁書曰儉子懷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僧綽曇首長子遇善子儉梁書曰儉子懷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家寵冠冕曰臣因循神清無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

談者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

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

地何為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

時人為之語曰後居無應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



有漢書曰班彪切與兄同共遊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

通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迥其人甚遠尹文子曰

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勢養素丘園台階虛位見謝宣

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遠送孔庠序公朝萬夫以望五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

親表曰朝政豈徒有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

不廢於公朝字景倩穎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夫子黃初末除中郎高

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表侃亦羅卿之

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

司徒郤邠之子少好學四有若之圭多慕其風而來學京

師咸歎曰是前晉安郡化官今東海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鄉

復為李公矣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鄉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也六歲解屬文梁與除鎮軍軍記室

守卒於詔議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

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

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雖超為官傭

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重澤好

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編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

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

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

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程大學先言往

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

行人物雅俗或問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

斯可謂之人物矣雅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廣

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

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著

之南官以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

為故事



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豈直馳

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洛簡之謬實攸舉孝廉為即世

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煒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

莫能知者做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

詔案抄書如做言賜帛百匹張隲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

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督

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

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彷彿對

衷曰質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河圖在東序典引曰

御東序之秘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誠言以人廢而才

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何誠言以人廢而才

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

時宜器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周世資

為楮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褚綽為義興太守

任彥昇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霽詔許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曰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

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

德蕭子顯齊書曰褚綽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

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而深鑒

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謬推

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匹



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

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

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

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

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繡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李公讓位

於弟成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

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且先臣

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馮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

宗是宗稟承在昔理絕終天天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

子也曰潛壙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求永惟情事觸目前

逝曰今奈何兮一舉幽終天而子不反

隕若使賁高王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

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是廢德豈曰能賢左氏傳曰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群臣願奉馬也公曰先君

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

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庚元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

遂愚誠爾謝承後漢書曰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

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

猶知徽烈愚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

曰雀鼠雖愚



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而藏諸名山則

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陵府之延閣則

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勃丞相公孫弘廣開獻

祕書之府又曰尚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

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

有孔子舊廟漢魏碑無字由是崇禮記曾

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禮記曾

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尊王之

情致之於堯禹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

精廬妾啓必窮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

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君長一城亦畫刊刻之美陳寔

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銘然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

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

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

亡則義形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嚴天配

人主在時與共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嚴父莫大於配

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配天宗祀文王於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

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

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

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道非兼濟事止

樂善亦無得而稱焉  
漢記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  
日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

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崇上嗟嘆之論語  
移歲序 詩曰人之云亡 鶉鴉東徙松楸成行  
言成王未周

之嫌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  
鶉鴉以喻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

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亂也成王未周  
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周

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鶉鴉何巢曰西方之人皆  
遇鴉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鴉曰何巢曰西方之人皆

惡我聲鴉曰子鳴於是鳴鴉曰子改鳴則可不改  
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楨六府臣

僚三藩士女  
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將軍斯謂

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人蓄油素家懷鈿筆  
史又南兖州刺史史斯謂之三藩也

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龍與梁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景山

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昔晉氏初禁立碑  
諸葬者

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  
不得作祠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堂碑石獸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

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  
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

然後請闕待罪朝廷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  
聞之尤歎羨其惠

均之外傳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執即  
為成規 疑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

託沈約及孔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推圭為文

文選卷二十八 二十五



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

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臣里間孤賤才無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龍感焉

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

賓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乃辟慮先犬馬厚恩

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

而命短妾之天而弊帷毀蓋未辱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

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夫

臣願得式黃泉辱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語同為玉回犬馬

填黃泉為王作珠襦玉匣遠飾幽泉西京雜記同漢帝及

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鑲為陛下私獎多教不備交龍寫鳳龜龍之形以請交龍至匣

微物使臣得殿本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

實仰觀後澤儻然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

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有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勲一沈萬山下

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秋風王駿

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

下





上海图书馆藏  
卷三十八



